

875

怎樣建設 農村新文化

等著

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南
京分行捐贈本系圖書





新 教 育 叢 書

怎 樣 建 設 農 村 新 文 化



15

上海商業儲蓄銀行
南京分行贈本系圖書

紅 棉 出 版 社 發 行

1014
31

新 教 育 叢 書

怎 樣 建 設 農 村 新 文 化

著 者 白 桃 等

印 行 者 紅 棉 出 版 社

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

承 印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香 港 工 廠

香港英皇道三九五號

定 價 港 幣 二 元

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初 版

印 翻 准 不 · 有 所 權 版

0001—1000

前言

楊希文

在解放區裏，廣大農村，多已完成土地改革，羣衆翻了身，生活得到改善，文化教育事業已經由於羣衆的需要和自願，廣泛發展起來，這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一個新的開始。在這裏面，山東是有豐富的經驗和動人的事蹟的，可惜幾年來，由於大家工作繁忙，很少有過比較系統的調查研究供獻出來，說明工作的成就和今後奮鬥的道路，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。茲者有白桃等六位同志遠道來魯參觀，曾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，在莒南金溝官莊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，不僅分析了該村文教現況，而且總結了其歷史發展，更寶貴的是提出了提高前進的道路。金溝官莊的情況，可以代表山東老解放區一般的村莊，尤其在濱海、魯中、魯南三個地區，除少數極小山莊和較大市鎮外，各村文教工作的發展現況和問題，基本是一致的，因此，這個調查研究既可幫助我們找尋推進農村教育工作的道路，又可給予我們一個範例，學習如何進行典型的調查研究。深望我各級教育行政幹部及教育界同志們學習研究，對提高工作，研究問題，都會有莫大裨益的。

關於當前 宣傳教育的工作

目前蔣管區教育制度的不合理，早已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，然而合理教育制度已在解放區建立起來了！教育不再是專爲統治者富有者效勞的專利品，廣大的工農階級也同樣的得到受教育的機會。

這裡收集

了九篇文件和專論，對有關教育各問題都有精確而詳盡的指示。另外七篇關於宣傳辦報工作的作風、立場及各種實際問題都有述及。——是文化教育界新聞界的必讀書。

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

舊的中國正在滅亡

，新的中國正在迅速成長！很多人關心：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怎樣？知識分子在新的中國還被重視嗎？會不會像反動派說的那樣中共不要知識分子呢？

這裡告訴你：中共是怎樣地爭取、團結、改造、培養知識分子；怎樣處理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；對於蔣記企業中的職員、工程師、技師、專家們是怎樣處理的。……此外還有毛澤東、任弼時及夏衍先生關於知識分子的專論三篇。

• 著巨藝文的國中南動轟 •

蚌球傳

長篇小說

「蚌球傳」，寫的是：珠江人民的愛和恨、生和死的搏鬥；夢想的幻滅和追求；高貴的品質和卑下的衝擊；失去耕地的農民後裔的翻身苦鬥……整個故事，用少年蚌球一個人的遭遇體現出來，這僅是蚌球一個人的歷史，同時也是珠江苦難人民生活逼真的記錄

主人公蚌球的思想的覺醒，落在他的求生鬥爭的後面。他的成熟是緩慢而又曲折的。他不是一個少年先驅者，也不是什麼小英雄，他彷彿像我們一個極平凡而又極可親的小弟弟。他依循着自己生活的軌跡，一天天接近了火綫。他最初還不大明白爲什麼而戰，當他一旦明白過來他的所作所爲，~~不覺~~是爲了「活命」時，他已經以一個新人的姿態光榮地站在我們的面前，和舊日偷摸鼠竊的蚌球迥然不同了。

這是一個由社會的底層 從同伴的血泊中光榮地挺立在我們面前的新人的歷史。全書共四個分冊：前兩分冊是「春風秋雨」和「白雲珠海」，後兩分 是「山長水遠」和「日月爭光」。



新民主主出版發行

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二號

目錄

前言·····	楊希文(一)
一 從一個村莊看怎樣建設農村文化？·····	白桃(一)
二 眼睛明亮起來的故事·····	鄭煒(三七)
三 識字班與婦女前途·····	黃祖英 黃河(四)
四 爲甚麼小學學生缺課的很多？·····	黃祖英(六)
五 黑板報怎樣和實際結合？·····	杭葦(五)
六 「莊上碰到了困難，演他一個戲！」·····	杭葦(六)
七 金溝官莊剪影·····	黃河等(二五)
八 調查研究後記·····	白桃(二〇)

從一個村莊看怎樣建設農村文化？

白桃

回憶過去的苦日子

我們一行六人，於暮色蒼茫中，走進莒南縣溝頭區的一個偏僻鄉村——金溝官莊。

在這裏，我們遇到了青聯的同志，由他們介紹認識了紀丕福。這是一位自學成功，在縣裏被選爲全縣特等學習模範，稱之爲「中了狀元的苦命孩子」，他今年二十三歲，過去跟媽媽討過飯，當過僱工，現在是本莊的青聯主任，領導全莊人民學習。莊內的另外兩個重要幹部龐福和韓玉山也先後認識了，龐福擔任本村指導員，短小精幹，兩眼炯炯，射擊技術很高。抗日時期是一位英勇的民兵指揮員，在本莊威信很高，他和韓都是貧農出身，韓曾討過飯。和他們一談起過去，都嘆息着說：「過去的苦日子受盡了，俺莊上是聖人不到的地方」。全莊一七三戶（有十二戶在外未歸），只有八家富農過得較好，其餘除一小部份中農外，百分之八十都是貧農，有十二戶佃農，佃種大店、道口等地主田地，討飯的有十八家。每年冬天和春初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要吃草糠，只有二十來家能吃得上糧。有三四個八、九

歲的兒童，（指着我們院內三棵大樹說：「這兩棵不好吃，那棵樹的葉子和皮好做煎餅吃呢！」）他們還沒忘掉吃樹皮的日子。連糊漿都吃不上更談不到棉衣了，露臂光腿的大人小孩滿街都是。那時候土匪遍地，本莊就有八個土匪。土匪一到，不問窮富，都要剝得精光，富人多數通匪，還好一些，窮人天天要跑反；有時官兵來剿匪，也一樣的搶掠，而且捉住人不論匪不匪，一律打得要死，因此又加上要跑官反。

這莊的地特別孬，後有大山，前有一溜嶺，一下雨就把窪地變成一片澤國，所以年年都受水災，但那時的黑暗政府給窮人的捐稅，重得怕人，往往把捐稅一交就討飯，例如紀丕海、韓玉臻、唐福蘭的父母就討了一輩子的飯。官、匪、水災、加上蝗蟲和大肚子（指地主惡霸）把人坑死啦。可是，人們只知道怨恨命運不好，愚魯和迷信很深。莊上唸過私塾的只有十一個人，有一個能寫寫算算。莊上的人，頭腦糊塗落後，只好掉在苦海裏，閉着眼和死亡飢寒掙扎。

全莊翻身了

幸虧共產黨來了，領導人民打走日寇，肅清土匪，進行減租減息，加緊生產，實行土地改革，又教人民學習，在文化上翻身，現在可好啦，全莊都翻身啦！中農已升到一四九戶，

佔全戶口百分之九二強。其中計每口有田三畝的下中農三十一戶，每口有田三畝半的中中農八十九戶，每口有田五畝的上中農二十九戶。貧農只有十二家，每口有田一畝半至二畝，只佔全戶口的百分之七強。上中農的生活每月能吃三四回肉，二三次白麵饅和餃子。一般中農煎餅一年吃到頭。貧農也一年到頭煎餅不離嘴，過年過節也能吃肉，春天糧食缺乏，大家幫助一點，也就夠啦。四四年起，全莊已沒有討飯的了。大姑娘們說：上年四家穿不上棉衣，今年全都很早穿上啦。

這莊沒有地主，我們便研究窮人爲甚麼會在經濟上翻身呢？據我們研究：十八家討飯的，其中一輩子討飯的三家，五年的一家，四年的四家，三年的四家，二年的三家，一年的三家。幾年來上升爲中農的四戶，小中農的一三戶，貧農一戶。上升的原因：因參軍得田而勤快生產發家的三戶，因參軍得田的二戶，因開荒和算工賬（僱工）得田、獲得政府貸款、勤快生產發家的九戶，因得貸款紡織起家的二戶，因得荒地租地和貸款發家的一戶，得遺產的一戶。

全莊只有二千九百來畝（計舊畝二六〇九畝）瘠地，貧農這幾年來所獲得土地計：算賬減息獻田得一三〇畝，土革九畝，開荒五〇多畝，外莊找工價得田七畝，因減息增資和數年來貸款生產有餘款向外村購田二二五畝，向本莊買二五畝。此外算賬退息得糧食五九〇斤，

北海幣五二一〇元，政府貸款一五〇〇〇元。

農民除從封建剝削者那裏收回一部份田產外，他們又發動向爲害最大的水災，進行鬥爭，獲得了更大的土地。原來本莊西部有九頃多地，十年九澇，好年成每畝也只能收高粱四、五十斤，自一九四四年起至四六年止，全村組織開溝委員會，由韓玉山主持開了四條溝，共長九里半，現在每畝可收高粱一百斤至一百三十斤。四六年又把西南面的蕩，俗叫油瓶，開了二條溝，打退了年年來浸佔土地的水，把一百三十多畝地，都種上了麥子。

除農業生產外，本莊紡織業也相當發達，計有紡車一六五輛，大織布機三架，小機十二架，彈花機一架。因紡織起家者，最顯著的有：紡紗者十三戶，織布者二戶，其餘的生活均大大改善。例如：韓玉運原有田五、六畝，五口人，三人紡紗，四四年買田二畝，四五年買二畝，四六年買一畝，減租退田二畝，現共有田十三、四畝。紀爲連家十二口人，五人紡紗，原有田二六畝，現有田三一畝，計買田五畝。紀廣淺原有六畝田，做小生意買田四畝，家中四口人，三人紡紗，買田六畝，現有田十六畝。因織布起家者，例如龐榮高，過去有田廿一畝，七口人，春天有二月不够吃，四三年買小機織布，四四年買田三畝，現在每天織布三丈，能賺五、六百元，常吃肉。紀廣泉過去有田卅畝，八口人，因做小買賣被黑暗的國民黨政府捉去，貨充公，人被押，被逼賣去田十多畝，只剩十八畝了，日子過的很苦。共產黨

來了，四三年以前做小生意，買田五、六畝，四三年後織布買田五畝，現在日子過得很好。

本莊特殊副業有打草鞋，計七十五戶，每人每天打草鞋兩雙，時價能賺二百多元，例如董松董發等八家，過去很窮，現在已發財。勞動模範唐安打草鞋外，加創園、紡線已買田十六畝，屋基五間，最少的如董松也買了十來畝。唐儀還買了一條大牛。

此外，有木工合作社一所，參加者十人，資本三十萬元；消費合作社一所，資金三萬元。做小買賣的如販棉花、鐵器、生油、牲口者九戶。

本莊的變工小組不算好，原有廿七組，現在已垮得只剩六組，因營副業，剩餘勞動力有出路，也有幾家買了田的。

我們研究本莊貧農經濟翻身的原因：開始於減租減息，推翻了封建剝削，大大提高了生產熱忱，而最大的利益是開展了水利，打退水災，這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巨大敵人。其他如政府提倡紡織、開荒等獲利也很大。政府減輕貧農負擔，也屬致富原因，有一老頭說得好：過去國民黨政府在這裏，打草鞋還不够完稅，現在可發財啦。丕秀也說，現在只要有勞動力，不愁不發財。過去土匪多，大家不安心生產。現在本莊的八家土匪，均已改邪歸正，積極勞動，七個已在經濟上翻身。二流子，抽大煙和賭錢的也絕跡了。

本莊人民爲便利行路，在村中築了一條二丈寬的馬路，兩旁栽了樹，並計劃在村南築一條一丈多寬的大路通到田裏，以便車驢運送穀子肥料。

在政治上，他們也翻身了。現在選出的村行政委員都是貧農出身，重要幹部如村長至今仍爲貧農，指導員佃戶出身，各救會長韓玉山曾討過飯，青聯主任兼村文教委員會主任就是紀丕福。這些過去被人剝削壓迫，呻吟於大肚子惡霸下面的農民，已經掌握村上的大權，而爲多數工農服務了。

這莊已經完成了組織人民大多數，全莊男女老少七八四人中，參加農會者七六人，婦會者一一人，青聯者四九人，民兵者三六人，兒童團者九一人，此外壯年男女都參加自衛隊。除幼兒和極老的老人外，幾乎全組織起來。有甚麼國家大事和任務下來，就開各系統會進行討論，現在他們也問起國家大事和全莊的公事來啦。

文盲村變文化村

他們不但組織了人民大多數，而且教育了人民大多數。他們不但在政治經濟上翻身，而且在文化上也接近翻身了。我們一走進莊子，就接觸到文化的氣氛，滿眼看到牆上門上都寫滿了粉筆字，全莊有五塊黑板報，五天出版一次，有一座巍然屹立在莊頭的學堂，有三個青

年學習室，兩三個婦女紡紗自學室，許多地屋門口都掛着識字牌。

黎明，號角一響，全莊青年男女都跑步，接着這裏那裏就聽到朗朗的讀書和學算術的聲音。現全莊青年男女兒童入學者共二一五人，分甲乙丙丁四個班上課。幹部六人在村辦公處學習，他們有的學通知，有的學介紹信，有的學記賬。農民班二六人除每週隨農會會員（共七十二人）上一次政治課外，自願識字者由小先生進地屋教。大娘六十一人五天上一次政治課，如讀報，傳達任務，講時事和衛生，多數跟工作走。如果願識字，組織小組，由識字班的姑娘教。老年婦女八十餘人，五天一次政治課，不學文化。這些課，全由村上的幹部上。我們曾參加過一次，到的人不少。據說終年不間斷，只有農忙時放假。

三年來，全莊青年民兵、婦女、兒童、認識二千字以上的有二十三人，一千字以上的三十七人，五百字以上的二十八人，三百字以上的五十一人，一二百字以上的五十七人，三五十十字的十九人。會寫通信稿的六十三人，會寫路條的一〇八人，能看懂濱海農村報大部份的十七人，小部份的四十三人（生產消息和四版文藝），為濱海農村通訊員的十七人。全村，過去共訂濱海農村報三份，現訂十七份，共有自來水筆五十五枝。石板二四塊。算盤十六把。青少年一代，幾乎全識上字。窮苦愚昧的農民，在文化上快翻身啦。

眼睛睜開之後，看得遠，腦筋也轉變了。過去的迷信封建思想，已經逐漸從腦子裏逐

退。過去，閨女一過十五歲便不出二門，現在讀書開會，唱歌，上台演戲，跳舞全能了。過去全都迷信鬼神，現在村上的巫婆二人當衆坦白，不再胡弄人；信佛教二人，信神道教二十人，均懺悔坦白，不再相信了。三分之二的人家過年過節已不燒紙箔，三分之一的人家因沒青年在家，比較落後。

村西南有一大蕩，佔田一頃多，稱爲油瓶，村南的金溝通蕩，每逢下雨，溝水倒灌入蕩，十年十荒，但羣衆狃於迷信，說金溝上掛油瓶，不能開河，否則油瓶一砸破，風水被破壞，全莊更要窮了。千百年來，人民在這惡毒的迷信下，眼巴巴看莊稼淹了，自己受苦受難。今年秋天，指導員龐福和青年們一商量，便決定要砸破這個油瓶，發動民兵辱了二十天水，又向南開了二條溝。結果百多畝田吐出來了。羣衆都說：不但不會更窮，明年還吃上白麵餃子了。民兵們也拿了三萬元魚，做了四條新棉被，真是皆大歡喜，人財兩旺。

本莊的幹部和羣衆，現在幹得很起勁，他們辦事有組織，有重點，分工好，村農會領導全村生產，村團部領導全村練武，文委會領導全村學習。都能負責幹下去，幹部團結合作，羣衆團體能配合，這是本村領導上的特點。

怎樣開展的？

本莊的工作，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？我們知道的不多，據龐福和韓玉山對我們說，過去也不好，一九四〇年這莊還沒骨幹分子，幹部是上面派下來的。當時村行政和唯一的羣衆團體農會，都抓在富農手裏，幹部跟他們走，莊上分成兩派，一派是富農和幹部，另一派是窮人，互相鬧意見。那年（四二年）農會只有會員十人，中富農多，貧農少，不起作用。四二年秋，區上派王同志來莊上調查誰窮、誰富之後，就要龐福來幹，他怕耽誤生活，不敢出來。經區上說服，幹了，從新發展會員，把地主尾巴和富農清洗出去了，前任農會長紀廣太工作不積極，又通匪，被鬥下去了。那年發動減租減息、增加工資等退出八十畝地，這時村上也成立了青抗先。到四三年農會會員發展至四十多人，那年又和富農算賬找出田二十畝。當時，婦救會也組織起來了，那年又和貪污一千斤糧食的村長紀廣鳳算賬，改選了村長。改組農會，發動查減是莊上工作的轉捩點，並打下了羣衆運動的基礎。自從四一年起離本莊十二里的黑家嶺，就有敵僞據點，常來本莊騷擾，幾乎每隔二、三天晚上就來搶一次。龐福、丕福和玉山，便於四一年首先組織了游擊隊，四二年又組織青抗先，武裝了五十多人，全村站十六個崗哨，打退了每次敵僞的搶掠。有一次僞匪已衝上了圩門，被打退了。一溜嶺一帶

牛驢被搶，人被抬去，只有本村沒有動掉毫毛。所以偽軍說：「一溜嶺沒胆子，金溝官莊好漢子，到齊莊看大辮子」。四四年敵人大掃蕩，龐福指揮民兵在東南邊兩排槍打傷兩個敵人，在西南又打死一個敵人，全村四門都埋上地雷，派人守望，但敵人胆寒；始終不敢進莊子。

四四年反掃蕩後，黑家嶺的敵偽據點拔掉了，龐福等幹得更起勁了，發展了許多會員，正月十六便正式成立民兵村團部，有了辦公室。正月底大家又搞起了小學堂。當時唐××當游擊隊長（即民兵）和富農一派通聲氣，又貪了污，便開了鬥爭會，要他賠了錢，並撤了職。這時，民兵成份多為貧農，基本羣衆也組織起來了，少數富農和土匪壞蛋，既不敢去投敵，也不敢公然反對了。過去壞人常開會，據說他們曾陰謀設計刺殺龐福，被發覺後有手槍的紀××被拘送區署，從此正氣壓倒邪氣，土匪一派也多數積極勞動了。那年又減息增資，退出二十畝地，五千二百多元和五百九十斤糧食，政府貸款紡織五千元，上年春又復查一次，退出田十畝。這是本莊基本羣衆優勢的向鞏固的一年，也是羣衆真正翻身的年頭。

從此以後，工作搞開了，四二、四三年開會大家不到，四四年減租減息增資，開展紡織，大家得了好處，又鬥下了壞人，開會都來了。學習也是這樣，四三年全莊就都學習，那時龐福到各系統部門上政治課，喉嚨都叫啞了，但學習是不積極的，例如婦女識字班，滿街